

第八章

以身彰顯所願



“Our father is primarily a surgeon and secondly a missionary, although he would probably reverse the two in importance.”（我們父親的主要職責是一名外科醫師，其次才是宣教士，但他可能將兩者的重要性調換過來。）這是1980年，戴德森醫師的三子戴年理（Dr. Leonard Ditmanson）在接受明州奧斯堡學院校園刊物訪談時所說的。或許，在21歲的年輕小夥子眼裡，看到的是父親整日忙於工作，為病人醫治的身影，而非手持聖經，引經據典、慷慨激昂的講道。但所謂的醫療宣教，其實是用醫療作為媒介，透過醫師的心、治療的手，來彰顯上帝對世人的關愛。而不善言辭的戴醫師，他不會華麗動人的演講，而是用最無國界的語言—愛心、真心，與最樸素無華的真誠作為，將上帝所賜與的豐盛恩典，分享給需要的人。





1962年戴德森醫師於北港巡迴醫療時，為婦人看診。

全心為人不為己

戴醫師初到嘉義，從一個小小的家庭診所開始。雖然戴醫師是位外科醫師，但他因應病人的需要，內科、外科、婦產科都看。不過，因為設備因素，初期以內科為主，待嘉義信義會診療所興

建完成後，若需要進行小型手術，則由戴師母擔任助手，於診所內手術，術後病人則住在戴醫師家的客房休息。另一方面，每週數日的巡迴醫療，也是以內科診療與衛生教育為主，若遇急需手術的病人，或眼科病人，便會轉介到其他醫院。因為在戴醫師心中，病人的健康為首要之務，不會囿於自尊而不願求助於其他醫師。

1960年便在醫院任職，也是戴醫師鄰居的老員工王嘉南還記得，某次在北港巡迴醫療中，有位病人因眼疾到醫療站求助，當時戴醫師沒有設備，也非專攻眼科，便囑咐王嘉南幫忙送那位病人到榮民醫院，請任職於該院眼科的醫師朋友治療。而戴醫師不僅幫他安排好看診時間，還設想周全的幫忙交通與醫療費用。1968年到職的徐松金也說，他在到醫院工作前就認識戴醫師。1964年他因為腳傷四處求醫，治療許久仍無法痊癒，便找上當時位在嘉義後湖的

「美國仔病院」的「美國仔醫生」戴德森醫師看病，不過當時戴醫師無法處理徐松金的問題，便如同對待親人般的，帶著他長途奔波，到規模較大的臺大、馬偕、彰基看診。

「視病猶親」這句話真的是戴醫師對待病人的最佳寫照。面對連家人都避之唯恐不及的癲瘋病人，戴醫師毫不懼怕，像是對待一般人一樣，甚至用手直接觸摸患部檢查。¹⁵⁷ 對待病人總是輕聲細語、溫柔以待，幫病人換藥時，只要病人喊痛，戴醫師總是會跟病人說「對不起！對不起！我輕一點」；病人多說兩句，也不見他發脾氣，還是輕聲細語的說「好，沒關係，你吃吃看，如果不好那下次我再加或改藥」。¹⁵⁸ 戴醫師看診很慢，詳細的問診，輕聲緩慢地跟病人解釋病情，有時遇到病人抱怨東、抱怨西，唸到連跟診人員都不耐煩了，但戴醫師還是願意耐心傾聽，讓病人的情緒得以宣洩，減輕他們精神上的煩苦。¹⁵⁹ 遇到年長而身體衰弱的病人，戴醫師會貼心主動的伸出手來攙扶著他們站直或坐下。¹⁶⁰ 雖然只是一個小動作、一句問候，多點溫柔、耐心與傾聽，但傳遞出來的關懷，正是讓病人感受到溫暖與安心的關鍵。

157 翁瑞亨發行、郭明昌總策畫，《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頁 46、47、68、70。

158 〈葉春子女士訪談稿〉，2003 年 10 月 3 日，劉淑慎訪談整理。

159 翁瑞亨發行、郭明昌總策畫，《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頁 66。

160 參見林慶和著，〈多走一哩〉《嘉基院訊》，復刊 17 期（總刊 30 期），1991 年 11 月 21 日，頁 4。



1980年，一早剛抵達屏基的戴醫師，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

那個時代，手術需要輸血，就得跟所謂的「血牛」買血，而且還不便宜，那對家境困難的人來說，是個沉重的負擔。¹⁶¹曾有位外科病人的爸爸胃出血，由時任院長的林捷苑醫師為其開刀，但血還是止不住，需要再次開刀與輸血。但那個病人家境經濟困窘，拿不出那筆錢，那時醫院的醫師、員工紛紛想辦法幫忙這位病人。而戴醫師恰巧在開刀房得知此事，下刀後主動去找檢驗師李蒼櫻確認自己的血型是否與病人吻合。但李蒼櫻知道戴醫師

下午還得再開刀，擔心他身體不適，力勸戴醫師別捐，但戴醫師執意要捐，還在檢驗室盯著他們檢驗，自己看顯

161 1974年以前，臺灣醫療用血幾乎全靠血牛（職業賣血者）供應，亂象橫生。血牛為生計常隱瞞病情，讓輸血者暴露在風險中，甚至衍生「血牛頭」抽仲介費、血牛被剝削，黑道介入等。（翻轉血牛亂象，臺灣捐血運動起步），查檢網站：「中央通訊社」，查檢網址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304185003.aspx>，查檢日期：2023年5月3日。那時臺灣人接受捐血概念者少，除非是醫療院所從業人員，不然大多數的人都認為捐血損身不利己，而血牛為賣血牟利，不是常駐手術室外，就是往來數個醫院賣血，為多賣一些血，還大量飲水，因此抽出的血液經常很稀，血紅素低。隨著捐血制度的提倡與普及，1990年代後血牛與血液販賣基本上已經消失於臺灣。（在「捐血一袋，救人一命」之前，1950-1990年代的臺灣賣血文化），查檢網站：「故事」，查檢網址 <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sell-blood-as-an-occupation>，查檢日期：2023年5月3日。

微鏡下的結果。確認可以捐時，戴醫師一開口便說要捐 500c.c.，大家都為戴醫師擔心，檢驗室主任林慶和要李蒼櫻拿小的 250c.c. 捐血袋，但戴醫師一看，這不對，他執意要捐大袋的，500c.c.。無奈下，大家只能依著戴醫師的意思抽了 500c.c. 的血，還一直叮嚀他要回去休息、吃飯。戴醫師口頭上應好，但還是依著老慣例，中午只吃了兩顆柳丁便去上刀了。過了些時日後，李蒼櫻詢問戴師母知道這件事嗎？戴師母說她不知道這件事。這的確就是戴醫師的風格，因為這在他心中是件很平凡的事，無須多提。¹⁶²

在開刀房的戴醫師，延續他在門診的耐心與細心，還有無私分享精神。不論在嘉基或屏基，戴醫師上刀時，嚴謹、專注，不多話，但他會為跟刀人員講解整個手術過程，一邊手術、一邊教，他很希望將自己的專業知識傳授給更多人知道，所以如何放筋、接筋、補軟骨，他會耐心地仔細講解。在為小兒麻痺孩子動手術的前一天，他也會到小兒麻痺中心與孩子互動，培養感情，取得病童的信任，同時查看護士是否給予病人適當的清潔、營養、睡眠及大小便等護理照顧。¹⁶³

戴醫師一家八口，食指浩繁，常入不敷出。但遇到家

162 〈老員工說故事 DV724-727〉，2016年6月3日，嘉基拍攝、劉淑慎整理。

163 洪金綉撰，〈洗腳大夫〉，收入於陳誠仁發行，陳重光總編輯，《一個沒有自己的人：永遠的院長戴德森醫師》（嘉義：嘉義基督教醫院，2000），頁29。

境貧困，付不出錢的病人，他還是會直接將身上所有的錢都掏出來幫忙。萬一費用龐大，戴醫師無法負擔，他會在收費單上簽個“free”（免費），然後再想辦法尋求援助。¹⁶⁴老員工林麗玉曾說過，當年嘉義地區大部分的居民都很貧窮，尤其是來自沿海地區的病人更是困苦，常常無法支付醫藥費。或許是口耳相傳吧，還有人受到外國人都很有錢的刻板印象影響，當他們沒錢繳醫藥費時便會直接去找戴醫師。¹⁶⁵跟診護士看多了，便知道有些病人並非真的阮囊羞澀，而是知道戴醫師總會好心的補貼費用，因此護士會故意不將臺語翻譯為國語。但戴醫師會一直追問，追問到後來護士也只好告訴戴醫師，然後看著戴醫師再度掏出錢來補貼病人。

對於家境困難的病人，戴醫師除了在醫療費用上給予幫助，也會再給予物資上的協助。早期醫院常有美援物資，像是奶粉、奶油、麥片、衣物等，戴醫師看診時若得知病人家境不好，他了解情況後，會在病歷上寫註記，等病人去領藥時還會領到生活物資，對從山上來的原住民病人更是如此。

謙和、沒架子的戴醫師，深受病人喜愛。過去曾有些病人痊癒後，基於感恩，熱情力邀戴醫師到家裡坐坐。戴

164 〈李蒼櫻女士訪談稿〉，2003年9月30日，劉淑慎訪談整理。

165 翁瑞亨發行、郭明昌總策畫，《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頁92。

醫師為不辜負病人好意，總會在百忙之中抽空前往，不論多麼偏僻、鄉下，他都會專程登門拜訪。¹⁶⁶



戴德森醫師夫婦與嘉基同工一同參加徐滄江家的活動，徐滄江曾接受戴醫師的治療，並在嘉基住院數年，後排左三起 Uncle、戴醫師夫婦、傅珍珠教士、女執事護士邵惠熹、吳林梅香，前排中為徐滄江、右為其母親。

醫療上的用心與關懷，讓許多接受過戴醫師診治的病人發自內心的感謝，有的寫信，有的打電話，還有的是當著戴醫師的面不斷地感謝。對於這些感謝，戴醫師與戴師母卻是懷著感恩的心，覺得這是上帝給予的恩賜，讓自己能夠在人們受苦、需要的時候，有機會獻上一己之力，幫助他們擺脫痛苦、得以健康。

166 翁瑞亨發行、郭明昌總策畫，《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頁 48。



1981年4月戴德森家聚會，右起孔澤仁牧師與大兒子、戴德森醫師。

與戴醫師相識多年，也曾當多年鄰居的孔師母林瑩珠，在談及戴醫師時曾提到，初到嘉義的那些年，戴醫師恰好回美進修以及轉赴孟加拉，但時常聽到周遭的人提到戴醫師，那口氣莫不是敬重不已，就是迭口稱

讚，因此她腦海裡堆滿了各種「巍峨」的想像。但在1974年戴醫師一家回嘉基後，因為孔牧師在嘉基擔任院牧與行政副院長，而與戴醫師夫婦在工作及生活上有了頻繁的接觸。她發現，戴醫師不是那麼的高高在上、端著形象的人呀，而是一個話少，但卻會在不經意間幽默一下，低調，卻體貼，且極富愛心，性格堅毅的人。

她還回憶到一件令她印象深刻的往事。1983年孔牧師一家離開嘉基返回美國後，住在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與戴醫師住處相距不遠，可說是鄰居。某個週六，孔牧師一歲小兒子突然發起高燒，附近的診所都關門了，該去哪找醫師呢？焦急的孔牧師夫婦致電戴醫師，經戴醫師介紹後，趕赴怡景（Fairview）醫院的急診處。當他們帶著孩子到醫院，正在辦理手續時，赫然發現戴醫師夫婦行色匆匆的趕來了。見到戴醫師夫婦霎那，如同冬日裡的陽光，溫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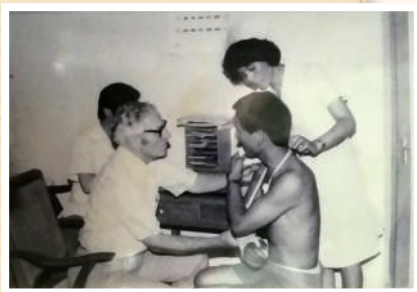
維他命的秘密

1974年到嘉基工作的林秀英，曾在戴醫師的門診擔任跟診人員，因而知道了一則「秘密」。

「數十年前（1970年代），有位阿伯來看骨科門診，阿伯是名農夫，來診間時雙腳沾滿泥土，又髒又臭。但是戴醫師仍彎下腰，用雙手觸診，一邊仔細診察，一邊輕聲安慰後，隨即開藥讓他帶回去服用。事後我看藥單上儘是一些維他命，便詢問戴醫師，那位阿伯患的是甚麼病？戴醫師微笑著說『沒病』，我問『為什麼還要開維他命給他呢？』戴醫師回答說：『他的腳沒問題，可是心理作用讓他覺得疼痛，所以我開了維他命給他，當作安慰劑。』

後來，每隔一段時日，阿伯就會再來掛號看診，每回戴醫師都開維他命給他吃，阿伯也覺得吃了就不會痛了。直到戴醫師離臺返美，阿伯仍偶爾會來拿「那種藥」。

日後，每當林秀英憶起這件往事，戴醫師為阿伯看腳的景象彷彿歷歷在目，就如同聖經中耶穌為門徒洗腳的模樣，那樣謙卑、體貼、愛人以及善解人意的心，戴醫師在治病同時也看重「人」本身的感受，「維他命的秘密」便是最好的佐證。



戴醫師為病人看診的情景，右一為林秀英。

他們的心，也讓他們焦急的心得到依靠與平復。孔師母曾說，有人問她，是否見過耶穌？孔師母的回答是「我見過」。因為她在戴醫師身上看到了耶穌在人間的形象，那麼樣的為人著想，那樣的為人盡心盡力。

體貼的大家長

戴德森醫師是一位愛心的實踐者，他並沒有滔滔不絕的口才，但卻具備了實實在在的作為。

張耿端，收入於《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

早期的嘉基員工少，資源缺乏，總是這個部門支援那個部門，不分彼此，就像個大家庭一樣，而戴德森醫師就是這個大家庭的大家長。對於這位大家長，老員工們莫不交相稱讚他總是以微笑的臉、體貼的心，來面對一起工作的夥伴。戴醫師做事仔細，速度慢。因為考量員工可能聽不懂他的國語，所以他講話總是慢慢地；他看診也慢，戴醫師一周僅有兩、三天上午在院內有門診，所以每當戴醫師看診時，病人特別多，再加上他看診仔細，常超過十二點都還沒看完。曾經跟過戴醫師門診的老員工葉春子就說，戴醫師常常上午看診到下午一、兩點，但只要一到中午，戴醫師就會催著她跟另一位同事趕快去吃午飯，他自己則繼續慢慢看診。手術時也是這樣，有時一台刀要開上五、

六個小時，甚至七、八個小時，他會讓護士、助手輪流先去用餐、休息，他自己卻持續開刀。若還需費時許久，便請同仁幫忙沖杯牛奶充飢後，繼續開刀。¹⁶⁷

嘉基眼科的首位醫師林振祥醫師曾提及一件讓他印象深刻的事。有次戴醫師為一位骨科病人開刀，手術時間很長，也很耗費精力。在手術室內一向專注、耐心而不多話的戴醫師，當天很奇怪的不只一次跟助手抱怨天氣太熱，要求把冷氣開強一點。待手術完成後，病人從麻醉中醒來，並向戴醫師表達感謝之情時，戴醫師面露微笑後，便「碰」的一聲昏倒在地，那時大家才發現戴醫師正發著高燒，所以才會一直覺得冷氣不夠強。¹⁶⁸ 因為專注於醫療，所以未察覺到自己身體的不適。這個例子最能體現出老嘉基人心裡，那個事事為他人著想，將他人擺在前面的戴醫師。

那時臺灣人經濟普遍不好，醫院裡又常常有一車一車的美援物品運來，難免遭到有心人士格外的關注與覬覦。



圖為翁瓊燕躲在牆後拍 X 光片。早期設備克難，有時在動手術時需要拍 X 光片，戴醫師都自己執行。有次一起開刀的莊幸和醫師要幫忙，戴醫師說「我已經有孩子了，你還未婚，要傳宗接代的」，隨即便讓在場的醫護同工都躲到牆後。

167 翁瑞亨發行、郭明昌總策畫，《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頁 85-86。

168 林振祥撰，〈永遠的院長〉，收入於《一個沒有自己的人：永遠的院長戴德森醫師》，頁 31。



戴醫師雖然溫文儒雅，但他的性格裡仍保有活潑、幽默的一面

上圖為 1975 年 6 月戴德森醫師等與院內同工節日聚會活動。左上圖左起 Uncle 倪傑、戴師母、戴醫師、吳台麗（第 9 任女執事護士）、傅珍珠、侯信珍（第 10 任女執事護士）表演合唱，右上為戴醫師包裹著百衲被參加活動；左下為 1980 年 12 月臺灣信義會宣教士協會退修會上，戴醫師（右一）與孔澤仁牧師（左一）、孔師母林瑩珠（左二）、孔牧師長子（右二）頭頂鋁製臉盆充當鋼盔，表演「潘興將軍（John Joseph Pershing）在前線」短劇，而戴師母則擔任短劇導演。

那時王嘉南白天工作，晚上還幫忙看門，戴醫師擔心他的安全，怕他與小偷正面衝突，每晚總不忘叮嚀他「東西任他拿，不要強行抵抗，人平安最重要」。¹⁶⁹ 還有一年聖誕節，員工們照例都在醫院所舉辦的聖誕節慶祝活動。突然有位病人過世了，需要救護車將死者送回家，戴醫師知道員工們正興高采烈地參加聖誕活動，便自己默默地拿了鑰匙開

169 翁瑞亨發行、郭明昌總策畫，《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頁 49。

著救護車，將過世的病人送回家去。¹⁷⁰

1975 年到職，曾跟隨戴醫師在開刀房工作多年的前護理部主任洪金綉曾在訪談中提到手術室裡的戴醫師。那時病人進開刀房前要先清潔一次，進去後再清潔一次，原則上是由住院醫師幫忙清洗。但戴醫師主刀時，他知道這些住院醫師不愛幫病人洗腳，所以便自己仔細的為病人清洗。等他洗好後，他再請護士去叫住院醫師進來，想要帶著他們幫病人在術前禱告。

術前禱告，是戴醫師的習慣，他將病人交付在上帝手裡，希望藉由上帝的保守來祝福病人。他很希望將基督的愛以及禱告的習慣傳承下去，但這些年輕醫師們往往拖到禱告結束後才進來。後來洪金綉跟戴醫師說，其實他們是因為不想禱告，所以才不進來洗腳。戴醫師聽到後，也僅笑笑的點頭，表示知道了。¹⁷¹

雖然戴醫師是位宣教士，他因著愛上帝，想將上帝的



圖為戴醫師在屏基手術前為病人禱告。無論在哪裡開刀，禱告是戴醫師手術前必做的事，不僅祈求上帝賜福給病人，也撫慰病人的心。

170 翁瑞亨發行、郭明昌總策畫，《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頁 69。

171 〈老員工說故事 DV724-727〉，2016 年 6 月 3 日，嘉基拍攝、劉淑慎整理。

愛傳給世人，千里迢迢的從美國到臺灣來，但他不因此強加於人，他選擇尊重，默默地用他溫和的方式來傳達信念。而他的默默貢獻、謙卑愛人的身影，來顯現出聖經的教導，感動著周遭的人，進而接受基督信仰。像是徐松金，便是深受感動而受洗成為基督徒。

戴醫師修養極佳，臉上總是笑咪咪，遇到甚麼事都淡然處之，絲毫不慌張，就連南下屏東，回程出了車禍，他也是毫不在乎，不當一回事。所以幾乎沒人見過戴醫師生氣、不耐煩的樣子。曾經有位員工在工作上發生失誤，戴醫師知道後雖然很震驚焦急，但還是鎮靜的控制自己，不將怒氣形於色，只見他沉住氣，深呼吸後緩緩呼氣，平復心情後，才開口慢慢的說「以後像這樣的事，做的時候要非常小心」，沒有責備，也沒有怒罵，不叫失誤者難堪。¹⁷²

但好脾氣的戴醫師，卻因一件事而生氣，這件事讓好幾位老員工都印象深刻。從前戴醫師宿舍後院有一大片空地，那也是醫院的土地，但沒有人整理，荒廢著。後來，有位員工建議乾脆種一些檳榔樹，既可遮涼又可為醫院多添一筆收入。戴醫師聽聞後，雖知員工的好意，但也不免發怒。因為他認為吃檳榔有損身體，是不該吃，該戒掉的，醫院豈可為了收益而做出危害健康的事呢。¹⁷³

172 翁瑞亨發行、郭明昌總策畫，《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頁 75。

173 翁瑞亨發行、郭明昌總策畫，《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頁 81。

戴德森醫師的醫療觀—「適當」與「體貼」

—— 雖說戴醫師在矯正手術上的經驗豐富，手術精湛，但他對於醫療的態度並非盲目追求完美，而是「適當」。

—— 1976年夏天，一位名叫黃燦華的病人，獨自搭火車南下嘉義，到嘉基尋求治療因小兒麻痺症而萎縮的右腳。當他抵達醫院時，已經超過掛號時間，但戴醫師仍然為他看診。檢查後，戴醫師告訴他，不需要動手術，並囑咐他去訂做矯正支架穿戴，不能讓右腳繼續萎縮。戴醫師還關心的詢問他如何能獨自南下，搭車是否方便，並彎下腰幫他繫鞋帶。這貼心的舉動讓他感動不已，因為他在臺北看診後，醫師要求他將鞋拎到診間外穿，以免耽誤看診時間，這與戴醫師給予他親切溫馨的對待，真是天差地別，不由得熱淚盈眶。

—— 但求好心切的黃燦華，轉尋到新竹的一家私人診所接受知名醫院教授手術，整隻右腳上了三個月的石膏。沒想到術後，右腳膝蓋卻不能彎曲，原本不用拐杖，也可以騎自行車，卻變成需要拐杖才能行走。焦急的他，再度找戴醫師求助，戴醫師非但沒有任何責備，還安排他住入小兒麻痺中心，接受復健治療，之後還在他就業的路上多有鼓勵。直到戴醫師退休返美前還惦記著他，因為臺北的醫療費用高昂，為幫他節省點費用，便去電告訴他，願意再幫他做一次手術，取出膝蓋與腳踝的固定鋼片。手術後，戴醫師秉持著身體健康、飲食正常，便不需吃太多藥與過多的點滴，而不像第一次在新竹私人醫院的手術，手術後每天吃許多藥，還要施打八瓶點滴。

黃燦華著，〈追思與感恩〉，
《嘉基院訊》，第28期，2000年10月，頁26-27。

以人與信仰為本的管理

創立一間醫院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創立一間以傳遞上帝的愛，以幫助「最小的弟兄」為目的的醫院更是困難。戴德森醫師來臺時，由於臺灣信義會差會對於醫療工作毫無頭緒，戴醫師僅能依靠自己摸索，一點一滴地建立起嘉基。從無到有，我們看到的是醫院建築一棟又一棟的蓋起來，聽到的是戴醫師慈愛、溫暖而貼心的個性，然而他對於醫院的經營想法似乎難以聽聞。不過，還好的是，從檔案與老員工的回憶裡，能隱隱約約感受到他的想法，那就是以「人」與「信仰」為本的理念，交織出他對這間為榮神益人所創立的醫院的期望。

對於醫療事工的定位，戴醫師一開始便設定在「蓋醫院」，而非診所。當時嘉義的醫師是真的不少，但多集中在繁華的市中心，而且絕大多數是小型的個人診所，即使設有病房的診所，也只有幾張簡單的病床。所以戴醫師規劃興建一間可收治病人，擁有 14 張病床與 4 張兒童病床的醫院。

但建立一家醫院的經費，對於宣教差會而言是個大負擔，而且每年或每次所能撥付的款項也不多。對此，戴醫師的做法就是一步一步慢慢來，有多少錢做多少事，但核心精神是，不能為眼前省錢，而影響未來發展。所以興建

第一期 30 張病床的嘉基時，他將經費優先使用在建物上及必需的設備上，捨棄可以省錢的斜屋頂，而是用平屋頂，這個決定在僅僅兩三年之後，便印證了，這是正確的決定。

1962 年戴德森醫師第一次返美休假與進修，臨行前數個月便已開始安排醫院工作的各項事宜，也在這個時候的信件裡出現了設立「管理委員會」的訊息。原本戴醫師屬意由母會再差派一名醫療宣教士來臺代理，但母會傾向諮詢在臺醫療宣教士代理的意願，因為若自國外再找醫療宣教士來臺代理戴醫師這一年的工作，會對母會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擔，¹⁷⁴ 所以最終由張一正醫師代理。為此，戴醫師在給臺灣信義差會主席柏維廉牧師（Rev. Herman Bly）與醫療委員會主席艾福瀾醫師（Dr. Myles Elroy Efteland）的信件中表明，建議在他休假前組成一個管理委員會，來協助代理院長職務的張一正醫師處理醫院的日常事務、計畫及解決問題，委員包括院長、總務主任、護理主任、庶務事務主管、巡迴醫療主任、院牧等，¹⁷⁵ 基本上是各部門主管組成，屬於顧問的角色。¹⁷⁶ 這次管理委員會並無資料顯示是任

174 〈1960 年 12 月 27 日鄧倫牧師給戴德森醫師的信件〉，檔案編號 DIT_05_03_0032。

175 在陳今在牧師的文章中提到的院務會議參與者略有差別，包含了院長、主任醫師、護理主任、檢驗主任、院牧，差別在於總務主任，時間上也有差異。根據戴醫師信件，管理委員會設立時間應該在 1962 年，而陳牧師認為是在醫院增加到 100 床，也就是 1968 年時期。嘉義基督教醫院發行，《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頁 39。

176 〈1962 年 9 月 22 日戴德森醫師致柏維廉牧師等的信件〉，全文收入於本書〈下篇戴德森醫師的足跡：檔案選輯〉，編號 30。



1962年6月，三十床規模的嘉基完工不久後，戴德森醫師夫婦全家自1957年來臺後，第一次返美休假與進修前和全院員工合影。（後排靠中間繫領帶者為張一正醫師、戴墨鏡著格子襯衫者為趙文禧總務、後排右六繫領帶者為陳今在院牧、右二抱小孩者為林慶和醫檢師，右邊抱著金髮小孩者為王嘉南先生）

務型，或是常設單位，但無論是否常設，均象徵著嘉基的管理由個人走向群體，在管理上邁入新紀元的開始。

教會醫院是以醫療來顯示上帝的慈愛以及開拓禾場，因此在醫院中設立了院牧部。而醫院內事奉上帝，隸屬院牧部的牧師便是在這禾場內，對病人、陪病家屬及員工給予心靈關懷、慰問並宣揚福音的使者，也具有輔助醫院達到醫療宣教使命的責任。1968年戴醫師在參考了馬偕醫院的狀況，並諮詢了彰基院長蘭大弼醫師（David Landsborough

IV)、臺灣信義會監督董尚勇牧師後，將院牧的角色定位為不參與行政管理，人事招聘、解雇及紀律處分工作。原因在於保持院牧部的中立性，不僅能專心從事福音工作，也可在員工中贏得尊重、信心，且更具影響力，使得靈性工作能更得力。¹⁷⁷



1975年11月戴德森醫師夫婦（左）與謝奇麗牧師夫婦（右）合影。謝奇麗牧師於創院之初短暫協助醫院的傳道工作，後於1974-1976年間擔任院牧。1976年離職後，陸續擔任嘉基董事會董事及董事長。

在醫院剛由小規模的嘉義信義會診療所擴大成30床的醫院時，雖然規模不大，但員工數由原來的八名，增至近百名，分門別類，各有所專，卻也導致本位主義抬頭，固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田，過起了「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日子。致使單位之間日漸生疏，乃至有衝突，喪失了原本的團隊精神與熱心親切的服務態度。戴醫師觀察到這個現象，在第一次離臺返美進修前的禮拜上，他以聖經馬太福音5章41節：「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來勉勵大家，用積極的心來面對工作，期盼員工們能效法「多

177 〈1968年7月30日戴德森醫師給陳今在牧師的信件〉，檔案編號 DIT_05_03_0173。不過，在1979年5月，由於林捷苑醫師辭去院長職務，董事會要求戴醫師再度擔任院長，為此，戴醫師提出請求，鑑於其本身醫療工作繁重，恐無力兼顧行政工作，又思及基督教醫院的特殊屬性，因而提出須由一位宣教士來擔任行政副院長來協助他。因此，戴醫師接任院長，由孔澤仁牧師接任行政副院長，輔助戴醫師管理醫院。

走一里」的精神，為人著想、自動自發，同工間能夠相互合作，積極進取，對病人能熱心服務，並且從工作中得到精神上的滿足與樂趣。¹⁷⁸

戴醫師不說大道理，所以他對於員工的期許很質樸，卻也很實際。「拿人多少斤兩貨物的金錢，理當稱足夠斤兩重的東西給人。醫院支付了你每個月的薪資，就當盡心盡力地為醫院工作」。¹⁷⁹他重視每位員工，也希望每個人都重視自己以及自己所做的，就像他曾說過的「重視你們每天所做的，不管職位高低，你們都是嘉基重要的一份子，沒有你們的付出，嘉基是不能茁壯的。比如說：開刀房若沒有歐巴桑們努力做清潔工作，我也沒辦法安心幫病人手術治療。這就如同飛機若少了一個不起眼的螺絲釘，便可能發生嚴重事故一般。」

話說回來，戴醫師做事「深思熟慮」，步調緩慢的個性，當然也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的。陳今在牧師就曾提到戴醫師的步調會讓人產生挫折感，也曾有老員工對於戴醫師處事不夠明快而有所怨言。戴醫師所做的，無非是憑著本心，盡其所能的來為每一個人著想，真心相待。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沒有人是完人，也沒有一個人能讓所有人都滿

178 林慶和著，〈多走一哩〉《嘉基院訊》，復刊 17 期（總刊 30 期），1991 年 11 月 21 日，頁 4。

179 翁瑞亨發行、郭明昌總策畫，《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頁 74。

意。就像陳牧師所說，戴醫師是個沒有仇敵的人。縱然有那小小的抱怨，也不會掩蓋掉戴醫師一心為人不為己所散發出的光芒。

設立董事會

嘉基第一屆董事會是在1968年成立，共7名董事，分別為3名臺灣信義會代表、3名臺灣信義會宣教士協會（前身為臺灣信義會差會）代表，以及一名嘉義地方教會代表組成。其實戴德森醫師早在1962年即曾提到董事會，但那時戴醫師對於成立董事會持保守態度。

由於董事會對於醫院營運方向、重大事項具有決議權，因此戴醫師在信件中提及，鑒於馬偕與彰基董事會的經驗，不應急於成立董事會，而是要全面思考後再進行這一步。不過，戴醫師在〈嘉義基督教醫院暨巡迴醫療1964年報告〉裡，已明白指出臺灣信義會差會已於1964年5月通過支持成立「嘉義基督教醫院董事會」，並選出董事會人選。只是不曉得是甚麼原因，致使第一屆董事會於1968年方正式成立。



1970年嘉基第一屆董事會召開會議場景。右二為嘉基代理院長張一正醫師、右三為董事長董尚勇牧師。

模範父親與最佳隊友

他實在是一個很好的人，如果真要說他有甚麼「短處」的話，或許是花在家人身上的時間太少吧！他在病人身上耗費太多太多的時間了。

吳台麗第九任女執事護士

由於對小兒麻痺症病人的醫療貢獻，戴德森醫師榮獲臺灣省政府頒給「愛護殘障功績卓著人員」獎，這一年戴醫師還同時獲選為「臺灣省模範父親」。

成功的人背後，總是會有另一半，以及家人在背後的支持與幫助。而在「模範父親」戴醫師的背後支持著他的，便是戴師母司榮寶。戴醫師與戴師母兩人同樣出生於宣教

士家庭，也同樣出生於中國、長於中國，在山東濰縣集中營相戀，攜手走過50多年的人生。對於戴醫師的醫療宣教理想，戴師母總是不餘遺力的支持。當戴醫師為了當醫療宣教士，在婚後進入醫學院就讀時，即使小孩一個個出生，即使生活困頓，時常



1978年8月戴德森醫師獲選為模範父親並受頒金駝獎表揚。

為經濟問題煩惱，但是戴師母始終堅定的支持戴醫師。在戴醫師進入醫學院就讀時，她也找到一份外科助手的工作，除了賺取生活費補貼家用，還可以學習醫療知識與技能，來輔助戴醫師。

來臺後，戴醫師忙於門診治療、巡迴醫療、籌建醫院以及與差會、母會等組織單位接洽，為嘉基尋求資源，整日忙的不可開交。不過，還好的是，戴師母不僅是妻子、孩子的媽媽，也是戴醫師事業上的好幫手。初期戴醫師手術時，戴師母則擔任手術助手在旁協助，¹⁸⁰也會在醫院其他部門需要援手時前往協助，例如在 1966 年左右負責管理洗衣房及廚房。外出巡迴醫療時，戴師母也會隨同前往協助發藥、注射預防針等工作；陪著戴醫師南北奔波，共同為籌建嘉基找建材、找資源；戴師母還每個月寫通訊（Newsletter）回美國，以母親、妻子的角度，用生動的筆觸來告訴親朋好友，他們一家的生活現況、醫療宣教第一線遇到的各種



1968 年戴師母騎著摩托車載么子菲力（Philip）外出。戴師母很適應臺灣的生活，騎著機車載送孩子外出，還有送戴醫師到車站搭車等。

180 約莫在家庭診所、嘉義信義會診療所以及 30 床嘉基落成初期，戴師母擔任戴醫師的手術助手。

事情，以及迫切的需求，為戴醫師覓來了各式各樣的醫療物資與補給品。還有就是，戴醫師的家就像是宣教士們的旅館，戴師母曾說「宣教士絕對不會去住旅館的，他們總是住在另一個宣教士那裡」。曾有一年，戴家接待了 99 名過夜的訪客，有的住一晚，有的兩周，有的甚至借宿長達三個月。¹⁸¹ 面對經常突然來訪的客人，戴師母可是練就出一身隨時可以變出一桌佳餚的好廚藝，也成功的幫戴醫師處理好家庭外交、人際往來呢。

一生都在走基督徒的天路歷程

身為基督徒，戴師母曾說她認為受洗了只是踏上成為基督徒天路歷程的開端。要將上帝的話語不斷的思考、內化後，才能有所體悟，由內而外讓自己越來越好，愈來愈貼近聖經中的教導。不斷的成熟與前進，終其一生走在成為更好的基督徒的路上。

¹⁸¹ Mary Hart, "Missionary's Wife Tell of Food in Formosa". *Minneapolis Sunday Tribune*, Nov. 18, 1962.

相較於沉默、儒雅的戴醫師，戴師母臉上總是掛著大大的笑容，個性開朗愛笑、熱情活潑，雖然兩人一靜、一動，截然不同，但相似的成長背景、同樣的理念與使命感，讓彼此相互依靠與支持，走過許多困境。就像戴醫師老是掏出錢來助人，戴師母絲毫不抱怨，還非常支持，雖然這讓他們的經濟不寬裕，但戴醫師夫婦倆對物質生活並不在意，能買二手的就用二手的，像是衣物，戴師母在美國時，便是到二手商店採買。¹⁸² 老員工林清貴曾說，從他認識戴醫師夫婦起，從未見過兩人因為爭執而紅臉，他曾問過戴師母夫妻相處的秘訣，戴師母就說「我知



六個孩子是戴醫師與戴師母的驕傲。圖為 1965 年戴德森全家與戴師母媽媽 Mrs. Stranks 合影，前排左起戴德森醫師、老四年理、老么菲力、Mrs. Stranks、老五彼得、戴師母、老三蘇珊，後排左起長子國璋、次子保羅。



戴德森醫師夫婦感情甚篤，即使結婚數十年，戴醫師仍緊牽著戴師母的手。圖為 1981 年 4 月 15 日戴德森醫師夫婦（中）與兒子彼得（右一）、戴師母大姊之女 Heather Davies（左）於宿舍前合影。

182 孔師母林瑩珠女士曾提到，在明州當鄰居的時候，因為住在明尼蘇達大學聖保羅校區附近，那常會有學生因為到該校念書，添購的家具、寢具，以及應付寒冷的冬天而添購的冬衣，學生離校後，便會賣到二手商店，那是戴師母常去的地方，當孔師母一家到明州當鄰居時，也介紹他們去。

道他看診很累、開刀很累，所以我為他料理好家裡的一切，不讓他有後顧之憂。偶爾若是遇到戴醫師情緒低落，不愛說話時，我會盡力讓他開心，不在他面前囉嗦。」¹⁸³ 戴師母的體貼，嘉基前護理主任洪金綉也曾提到，有次護士團契安排了戴師母來分享，地點就在戴醫師家。戴醫師按慣例，很安靜的坐在他的老位子上，認真而專注的看著戴師母忙碌的穿梭在護士中的身影，有時他想起身幫忙倒茶水，總是被動作很快的戴師母接過去，並且說：「我來，你開完刀太累了，要多休息」。¹⁸⁴



戴醫師家的孩子，在雙親的耳濡目染下，不僅對於醫療工作感興趣，也樂於助人與付出。戴家的孩子休假返家時，會帶小兒麻痺中心的孩子外出郊遊。（後方站立者左起蘇珊、彼得、菲力。）

183 嘉義基督教醫院出版，《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頁 98。

184 嘉義基督教醫院出版，《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頁 60-61。

對戴醫師的體貼，還展現在照顧他們的孩子上。戴醫師夫婦總共有六個孩子，五男一女，分別是國璋（Gordon）、保羅（Paul）、蘇珊（Susan）、年理（Leonard）、彼得（Peter）、菲力（Philip）。戴師母在戴醫師於1996年接受第六屆醫療奉獻獎後曾說，戴醫師建立了一間醫院，而她養育了六個孩子，這是她人生最棒的一件事。說來，戴醫師是個好脾氣的人，溫柔而安靜，但孩子們都怕他。只要孩子做錯事，戴醫師不會罵他們，而是用眼神沉默地盯著孩子，孩子就會知道自己做錯事了。所以戴師母都說她不用說，也不用管，因為只要戴醫師眼光一掃過去，孩子們立刻就安靜下來。¹⁸⁵

宣教士的孩子有兩個特徵，第一個就是較為獨立。戴醫師的孩子們開始進入教育體系後，由於讀的是臺中馬禮遜學校，那是個給宣教士孩子讀的寄宿學校，孩子們只有在假日才返家與父母團聚。也因為父母無法無時無刻在身邊，所以他們養成獨立的習慣。加上宣教士的薪水不高、



難得的閒暇時光，戴醫師帶著長子國璋一起欣賞收藏的郵票。

¹⁸⁵〈李蒼櫻女士訪談紀錄〉，2018年2月8日，博士門訪談整理。

家裡孩子多，戴醫師又常常熱心助人，因此孩子們到了高中，便如同戴醫師一樣，早早就開始獨立打工籌措學費。像是老五彼得，為了籌措學費，中斷學業去工作，等攢夠了錢再去念書，因此大學斷斷續續念了五、六年。而且還能自己將一台報廢的車輛修到能夠上路，開到阿拉斯加當漁夫捕蟹、捕魚。

第二個特徵，就是在不同的文化下成長，視野與眼界較一般從小到大都在同一文化中生活的孩子更為開闊。在臺灣，中華文化圈的語言、生活、社會價值觀等方方面面都與美國不同。在學校，是美式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一回到家，切換到臺灣社會的生活方式，讓他們對文化的包容與多元性有更深的體會，不拘泥於眼前。而孟加拉的經歷，則給了隨同戴醫師夫婦一同到孟加拉的四位子女，更深的生命體驗。前一天還在眼前，經常相處一起的人，隔天就消失無蹤，這種世事無常，生命如草芥的經歷，讓他們瞬間成長，思想超乎他們的年齡成熟。¹⁸⁶ 從孟加拉回來後，戴家還養成了一個新習慣，那就是周末孩子們都回來時，戴醫師會將孩子聚在一起，帶領全家人一起禁食、禱告，來紀念孟加拉當地深受戰火傷害的人們，也藉此讓孩子們心懷悲憫與感恩。¹⁸⁷

186 Fern Gudmestad, "Joyce Ditmanson", p.15.

187 嘉義基督教醫院出版，《戴德森：一個沒有自己的人》，頁 103。

雖然與父母相聚的時間不長，但他們從小耳濡目染，父母忙碌奉獻的身影刻印在他們的腦海裡，深深的影響他們選擇未來的道路。像是1949年出生的老大戴國璋會跟著巡迴醫療團，與父母一同為鄉村居民服務；1966年17歲的他，曾在醫院的檢驗室幫忙。1958年8月，在臺北出生才十天大，便跟著父母來嘉義的老四年理，從四歲起便立志要當醫師。



1962年長子戴國璋陪同戴醫師巡迴醫療時，協助檢驗。

早在1980年，同時就讀於戴醫師母校奧斯堡學院的蘇珊、年理、彼得及菲力，他們在接受奧斯堡大學刊物 *Augsburg College News* 訪談時，便提到父母對他們的影響。還是奧斯堡大學新鮮人的么子菲力就說「看著我的父母所做的事，這對我的人生產生很大的影響。也讓我們建立起想要幫助他人的心，就如同他們所做的一樣」，老四年理也說「對醫學的興趣來自我的父母，他們一直是我人生很好的榜樣，總是鼓勵我們追求自己的興趣」。而六個孩子所選擇的人生道路，有五位是醫師，只有老五彼得不是醫師，而是哈佛大學歷史博士，專攻中國近古史研究。孩子們選擇跟隨父親的足跡，那應該是對父親的尊敬與肯定吧。

想念的白手帕

假日是孩子們從臺中搭著火車回到嘉義的日子，那也是戴醫師與戴師母最開心的日子。

每當孩子們搭乘的火車快到嘉義時，戴師母便會在宿舍後方的鐵道旁等待，當那班火車經過時，戴師母便會高舉手中的白手帕揮舞。孩子們看到手帕，便知道媽媽在等我們了。戴師母曾說，她希望藉由這樣，讓孩子們知道，媽媽很盼望你們回來，很高興與你們回家。

李蒼櫻，2018年，博士門訪談



臺灣是個養孩子的好地方

戴家的六個孩子直到高中畢業才返回美國讀大學，在臺灣的童年歲月，對他們來說，是充滿快樂的。戴師母曾說「臺灣人非常友善、好客，他們很愛孩子，我的孩子從未學習猜疑陌生人，因為那是不需要的，……直到回美國前，他們都沒學習到要小心陌生人。」

有次，戴師母帶著老四，小年理去理髮，師母送小年理去男士部後去了女士部，結果剪完髮後，卻發現小年理不見了。而理髮店的人只是淡定說，理髮師帶他去吃飯了，還叫師母先去買東西，買好了他們也就回來了。結果，當戴師母買好東西回來後，小年理果然已經回來，他的口袋裡、緊握的小手中，被塞滿各式各樣的食物，非常的開心，原來小年理去理髮師的家了。

還有次，戴家老三蘇珊在自家院子不見了，戴師母出去叫孩子時，鄰居告訴他，有個老兵帶她上街買糖果了，之後小蘇珊在老兵家睡了兩個小時的午覺，回來時還很開心呢。

戴家小朋友上學，是自己搭公車，或搭火車到臺中上學。當他們上高中，半夜搭火車回到嘉義，獨自從車站走 1.5 公里的路回到位在後湖，嘉基院內的戴醫師宿舍，他們一點也不害怕走夜路，戴醫師與戴師母也不擔心。所以，戴師母說「臺灣是一個很好的成長之地。」



上為戴蘇珊揹著洋娃娃與弟弟年理在自家庭院中玩耍；下為 1960 年蘇珊在就讀的嘉義市立復國幼稚園裡擔任小小升旗手，這也是她童年快樂的回憶之一。

Fern Gudmestad, "Joyce Ditmanson". 1987.

最好的教育、最佳的資產

世人常說，最好的教育是父母的身教，這也是戴家教育的最佳寫照。而且，戴醫師一生擔任宣教士，家產不豐，但他與戴師母卻也留下了最豐厚的無形財富，那就是一堅強、毅力、奉獻的心與虔誠的信仰，這比有形資產更加可貴。有形的資產有用罄的一天，但這無形的資產卻是一輩子受用無窮，不僅讓孩子們迎難而上，從求學到就業，一一克服人生難關，也讓他們精神豐厚、正向，生活充滿喜樂、安定與富足。

戴醫師的孩子們，在戴醫師過世時曾說到父親對他們的影響，而這也正是戴醫師留下的豐富資產的印證。

我覺得從小在宣教家庭長大，是一種無價、寶貴而且特別的經驗。我的父親總以自己的職業為欣喜與滿足，並視服務世人為一種重要的職志與本分。所以，自然而然地，在耳濡目染之後，我選擇了醫師這個行業，以效法他醫療宣教的精神。

戴年理 (Leonard)

如果有人問我，父親對我最大的影響是什麼？我想我會回答，因為他對信仰的堅定，讓我深切地體會到「神對世人的愛」，以及如何將這愛傳給人。當然，他也是影響我選擇醫生這條路最重要的人，因為他讓我覺得當醫生是一份既叫人興奮又有趣的工作，也是一份服事人的工作，更讓我有機會去照顧別人，我覺得很有意義。

戴蘇珊 (Susan)

因為父親一生從事醫療宣教，這是我成長過程中十分寶貴的經驗，對我的生命和人生觀深具影響。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長大，對我幫助很大，也是我的榮幸，讓我的眼界比只在美國當地長大的人開闊許多，能更了解其他國家的生活。我的父親是影響我一生最大的人，是我的良師益友，他幫助我，也教導我如何成為一個好醫生、好人、好基督徒，我很尊敬他。

戴菲力 (Philip)

《一個沒有自己的人：永遠的院長戴德森醫師》，
2000年戴德森醫師追思禮拜手冊



上圖 1968-1972 年間戴德森醫師返美休假並進修，與家人、寵物戶外出遊的快樂時光（左起：老三蘇珊、戴醫師夫婦、老五彼得、老四年理、老六菲力）。
右圖 1973 年左右戴德森醫師於孟加拉服務期間，夫婦倆與在印度就學的女兒蘇珊合影。

